



中国经典名著

康熙侠义传

(三)

〔清〕贪梦道人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 第六十三回 安天寿进兵苏州城 马成龙大战泥金岗..... 1
- 第六十四回 安会总兵退白龙滩 张协镇出探清风堡..... 7
- 第六十五回 张广太店中遇仇人 赛展雄山寨救豪杰..... 14
- 第六十六回 韩寨主闻信访胞妹 萧可龙会兵抢苏州..... 21
- 第六十七回 众英雄大战萧可龙 王天宠金镖定苏州..... 28
- 第六十八回 张广太酣战急先锋 萧可龙出遇王天宠..... 36
- 第六十九回 杨永太让位聚泉山 李天保结义王天宠..... 43
- 第七十回 王义士单人退敌兵 安天寿偷营泥金岗..... 50
- 第七十一回 马成龙炮打安天寿 张广太水淹火龙街..... 57
- 第七十二回 二龙哨探西海岸 王爷兵伐湘江口..... 64
- 第七十三回 山东马独龙口养病 赛铁盖藤萝营投军..... 72

第七十四回	猛高杰一枪定西海 许都阉乡 勇退贼兵.....	78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阳城麈兵 众英雄八 卦幡殒命.....	86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斩山东马 双侠客智 进襄阳城.....	94
第七十七回	假吴恩哄信王天宠 真宝刀仍 归马成龙.....	101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战神力王 马成龙一 刀削三首.....	107
第七十九回	李庆龙智斩龙飞扬 山东马宝 刀对宝剑.....	115
第八十回	赛诸葛退兵峨嵋山 神力王安 营风翅岭.....	122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爷三探峨嵋山 马成龙火 烧八卦阵.....	131
第八十二回	王天完误走三岔山 杨永太泄 机八卦教.....	139
第八十三回	马成龙奉调汝宁府 老侠客泄 机平安庄.....	146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访鬼脸太岁 定奇谋捉 花面魔王.....	154
第八十五回	平安庄老豪杰拿贼 半截村小 英雄遇侠.....	162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闻 信访消息.....	168
第八十七回	巴侍卫莲子定亲 小太岁戏言 耍笑.....	176
第八十八回	马成龙攻打汝宁府 巴德哩气 走大清营.....	183

第六十三回 安天寿进兵苏州城 马成龙大战泥金岗

诗曰：

花影衣香纪胜游，章江九月不知秋。

千行罗绮围银烛，几曲笙歌拥画楼。

词客醉吟金盏落，佳人笑坠玉搔头。

今宵得预豪华饮，散尽尘襟万斛愁。

话说马成龙正在发放军情之际，探马来报说：

“有数万贼人顺大江而来，杀奔截江渡口。”成龙吩咐：

“再探！”少时，又有二次探马来报说：

“群贼啸聚在截江渡口，安下粮台，立下行营，水路船只都在长江。”马成龙又吩咐：

“再探！”这一次探马下去，少时，又有三次探马前来禀报说：

“为首之贼，姓安，名天寿，带数万贼众，由湖北洞庭湖起首，直奔江苏而来，俱从水路至此。调马步军队前来，离此有三十里之遥。”马成龙吩咐：

左营调五百马队，派王绪祖带领，在左边扎定；右营派张广太带五百马队，在右边扎定；自领中军二千步队，旗幡招展，出离了泥金岗，山口以外扎住。

只见正南上杀气腾腾，遮满了半边天。又见那贼人前边的流星探马，也往这边来探。只见正南上，遍地都是贼人，俱是八卦旗、蜈蚣幡儿，雕幡当中，按“乾、坎、艮、



震、巽、离、坤、兑”的八卦旗，真是无边无岸。成龙一瞧，心中说：

“真乃怪道！未见外省的惊报，这些贼人是从何处而起呀？”书中交代，原来是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八路督会总、赛请葛吴代光屡次得报：

他们教中人也有被官兵剿灭，也有被杀的。四川总督派四川提督兵伐峨嵋山。他一想：

一不作，二不休，就传下一道令去，天下各省凡他教中之人，都调齐，北五省的是；山东、山西、河南、直隶、奉天，都在河南汝宁府会兵；广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都定在江苏八月中秋会兵，取苏州；他自家杀败了四川提督，知会广东、云南，带兵也往北杀来。

此时取苏州北路大兵，是金眼魔王安天寿，在湖广洞庭湖啸聚，有四五万贼，先进取苏州。第二路，是急先锋萧可龙，由福建南台湾会齐，进取苏州。第三路，是神棍将军李天一，由广西进兵，定于八月中秋，江苏省城会齐。妖道吴恩自带群贼，从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起兵，先取湖北、襄阳、汉阳、武陵、黄州、贵阳、长沙、武昌、荆州、江夏，随后接应前三路大兵。北五省另有头目，以待来年才起兵，为是作为接应。

这安天寿是由水路进发，他想别处自有他等攻取，江苏乃名胜之地，山川秀丽，财帛、美女必多于别处，故此他兼路进兵。七月初旬，他就到白龙滩了，安下老营。探马回禀说：

“江苏咱们本会中人俱皆逃走，大事已泄。一字并肩王吴德逃奔四川去了。”原来江苏巡抚吴德，他与吴恩两



个人认作一家弟兄，在会匪中是一字并肩王。他拟待会匪一到，就献城。他一逃走，福建会馆之内的人也走了。安天寿就愣了。又探得江苏省城四门已闭，马成龙带着人马扎在泥金岗。安天寿传令：

“派铁锤将卜龙，带五千飞骑马队，前去取泥金岗；郝大龙、郝大彪、郝大豹、郝大虎四个人，各带三千步队，前去接应。本营留下巡风会总蒋仲元、管粮会总陶进、后军会总谢春、五军都会总鲍天庆四位大帅守营。”他带着华家八彪，自带三万大军，浩浩荡荡的直杀奔泥金岗而来。

头队邪教贼人是卜龙马队，离泥金岗不远，见正北有三千人马：

左边是五百白旗，马队当中是江苏协镇王绪祖。右边有红旗，马队五百，是水师营的协镇张广太。当中有一匹黑马，马上驮着一人，头戴青泥得胜盔，二品顶戴，大花翎，灰色贵州绸的单箭袖袍，外罩红青跨马服，腰中佩着大环金丝宝刀；面如紫玉，环眉大眼，身后有一杆大旗，当中一个“马”字，上面两旁是“临敌无惧”、“勇冠三军”，那杆旗被风一吹，背后露出一个“帅”字来。身背后两旁，高高矮矮的英雄不少。卜龙一瞧，把队扎住，催马直奔当场，口中说：

“对面的马成龙出来，会总爷要拿获于你！”清营众英雄一瞧，见这贼人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迎门茨菇叶，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身穿蓝绫子箭缎袍儿，腰系英雄带，足登薄底快靴，面如瓦兽，就仿佛是砖瓦之色，怀中抱着一对镔铁轧油锤；两道环眉，一双大眼，黑眼珠滴溜



溜乱转，白眼珠真白，瞪着双睛，口中大嚷说：

“马成龙，你过来！我今天必要与你较量三合两趟！”
马大人派王绪祖出去捉拿此贼。

王副将自己一带马，直奔战场而来。后跟着一杆大旗。是白旗，上绣着黑七星。王绪祖头戴着青泥得胜盔，三品顶戴花翎，蓝箭袖袍，黄马褂，座下骑白马，鞍鞴鲜明；面如白纸，细眉阔目，手捻长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口中大骂说：

“贼人好大胆！我来也！拿获你这叛贼！”铁锤将卜龙大怒，说：

“你这个匹夫，好大胆！焉敢破口伤人，我来拿你！”王绪祖拧枪就刺，卜龙用锤相迎。二人在战场之上，杀了一个棋逢对手，不分上下。王绪祖是江苏有名的豪杰，自己一想，说：

“我今天要赢不了这个贼人，我万不能善罢甘休！”想罢，用枪照着贼人面门一刺，贼人用锤相迎，王绪祖望后一撤，卜龙的锤就迎空了。王绪祖趁势一枪，正刺在贼人前胸，只听“哎哟”一声，红光崩冒，鲜血直流，登时贼人死尸栽于马下。

贼队中一声喊说：

“好一个小辈！休要伤我家会总，我来也！”两员步将齐声呐喊，直奔王绪祖而来。头前的那个也是三角白绫巾，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蓝绸子箭袖袍，大红绸子底灰，薄底快靴，手中举棍，就往下打。后边那个人也是这样的打扮，手中使一口双手岱的大刀，齐声说：

“王绪祖休得逞能，何荣来也！”后边那个自通名说：



“我乃管队会总何祥是也！”这两个是跟着卜龙带队大头领，今天要给卜龙报仇雪恨。王副将未走三合，一枪一个，俱皆刺死于马下，登时身死。后队有郝大龙与郝大虎，二人带兵赶到，听说卜龙阵亡身死；二人催马前来，把队伍扎住，自出了本队，说：

“哪个前来？敢与会总爷较量！”王绪祖一瞧，见又有六千大队，为首的两个贼头目：

头一个坐骑一匹青马，身高八尺，面如晚霞；头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迎门茨菇叶，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身穿紫缎箭袖袍，品蓝绸子底衣，薄底快靴。第二个坐骑黄骠驹，鞍鞅鲜明，也是头戴白绫巾，鬓插白鹅翎儿，粉红缎箭袖袍，薄底快靴；面如姜黄，长眉大眼，手使三尖两刃刀。头一个手使月牙开山斧。

二人催马，扑奔王绪祖而来。王大人杀得性起，挥枪杀奔过去，口中大骂说：

“你这一干叛国贼，往哪里走？我结果你的性命！”座下马横冲坚撞，手中枪上下翻飞。郝大龙难以招架，郝大虎刀法迟慢。两边是战鼓齐鸣，杀声一片。贼的后队安天寿已到此处，带着无数贼将，齐声喊杀，日色无光。王绪祖又战败了两个贼将。成龙吩咐鸣金收军。王大人回归本队说：

“大帅，为何鸣金？我正要拿获贼人。”马成龙说：

“这就是大人你的奇功。我叫张广太出去，到那里把贼人拿获就是。你先歇歇就是。”遂派张广太前去，务要把贼人拿住。

张三大人一催马，直奔两军阵，破口大骂：



“贼人哪个过来动手？”郝大彪是步将，手持铁棍，一声喊说：

“好一个张广太！你望会总爷，休逞英雄！”抡棍就打，广太用手中枪急架相还，二人在战场之上动手。贼队中又出来一员贼将，年约二十多岁，头戴三角白绫巾，双插白鹅翎儿，身穿青缎蟒箭袖袍，薄底快靴，腰系英雄带；面似茄皮，黄眉圆眼，抡手中大砍刀，照广太砍来。张三大爷一见，急用枪架开。三人大战多时，不分胜败。本来张三大爷不是马上的战将，焉能敌得了这两员贼将？自己方要败回去，只见张忠抡手中的金背刀过来，说：

“贼将休要以多为胜，我来也！”飞也似直扑使大砍刀的来，叫：

“贼将通名！”那个贼人说：

“我乃前军统领会总杨文治是也。”

“你是何人？”张忠自通名姓，二人动手。郝大彪在那里与广太动手。贼帅金眼魔王安天寿一催座下的花斑豹，即抡手中五鸣月牙方便铲，至阵前说：

“清营你等为首的马成龙，急速前来！会总爷常常听说你是有名的英雄，今天出来与我较量，便是英雄。”山东马在马上一瞧，心中想道：

“贼人的势大，江苏的兵少，我须得见机而作。我马成龙今天死在这里，我也不能叫贼人藐视我无能。”想罢，自己下马，换好了衣服，摘了帽子，还是身穿山东茧绸裤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小辫挽个髻儿，手持大环金丝宝刀。大众一瞧，像个挑水的山东人，又像个老米碓坊的掌柜的。自己吩咐擂鼓，只听一片声喧。山东马今天是想



开了，死在阵前，不死阵后。来到安天寿的马前，成龙心中说：

“今天数万贼众来抢江苏，我受侯爷重托，必须要与贼人拚命！我要死去，就全不管了。”又想：

“贼人众多，几千官兵如何能敌得住？”他想罢，只听安天寿说：

“来者可是马成龙？会总爷正要拿你！”山东马说：

“不错！”你何人？”安天寿说：

“会总爷姓安，名天寿，乃是平北大帅、太平公的便是。看你趁早投降，免得受死，不失封侯之位。”成龙说：

“你这个东西，真乃大胆！待我结果于你。”抡刀就砍。此时从贼队中杀出无数贼将，口中大喊，齐要拿成龙。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安会总兵退白龙滩 张协镇出探清风堡

诗曰：

当花对酒屡横陈，光润平分紫玉英。

方正似郎诚可敬，却嫌端重欠柔情。

话说马成龙正与那安天寿动手，贼队中出来华家八彪：

头一名华文锦，别号人称赛灵官金叉大将；二名华文秀，别号人称白面金刚单鞭会总；三名华文章，别号人称黄面太岁双铜将；四名华文英；五名华文瑞；六名华文奉；七名华文珍；八名华文玉。均在云南楚雄府住家：



人称“八彪”。一见安会总与马成龙动手，这几个人各摆兵刃，前来帮助。方一出队，只见那安天寿的铲早被山东马一刀削为两段，吓得安天寿拨马回归本队，传令：

“调齐大兵，务要踏平泥金岗！”郝大彪亦被张广太战败，杨文治被张忠杀死，清营大获全胜。

贼人安天寿与郝家五虎、华家八彪说：

“调齐马步军队，观清营人马不多，何妨冲杀过去，生擒王绪祖，活捉马成龙，走马取苏州就在今日。”说罢，吩咐进兵。此时马成龙等三人回归本队，见贼人大队杀奔泥金岗而来，山东马吩咐往两旁一闪，他在当中一站，等候贼人。安天寿带大队正往前走，猛望对面一看，只见清兵大队分开，泥金岗里面露出几百尊独龙炮来。赶紧传令：

“撤兵！不可前进！”后队作为前队，前队作为后队，回兵白龙滩。马成龙一见，传令进兵。左右中马步军队齐往前进，追了有三四里路，不敢深追，撤兵回归泥金岗，派探马探贼败至何处。成龙带大军回归大营，犒赏三军。派人守营门、巡墙子、护粮台。自己在中军帐与张大虎、马梦太、张广太吃酒，议论军情，直到二鼓以后。

马成龙拉着梦太出离大帐，说：

“老兄弟，今天可不是我喝醉了，我观一观星，看看贼势如何。”马梦太一笑，说：

“大哥，你的底别人不知道，瞒不了兄弟我，你还懂星斗？你把五斗、三星、十三元辰、二十八宿、九曜的星宿，你说说，我听听。”山东马说：

“我跟你说着玩呢，你跟我去，哨探三军之心。贼势特大，不知三军之心如何？”二人望前走，所过帐房，也



有睡觉的，也有说话的。内中有人说：

“老哥们，我在营里今年整十年，没打过什么仗。今天再未想到有会匪前来，夺抢苏州。你我的父母妻子都在此处居住，倘若城池一破，你我全家尽丧。你我明天再与贼人打仗，安心要舍命杀贼，以图保守城池。”成龙又望东走，直到左营，只见路东有三间帐房，里面露出灯光。成龙来至临近，隔帐房门缝望里一瞧，当中有一个马扎，上面坐着一人：

年约四十以外，光头未戴帽，身穿灰布单箭袖袍，腰系凉带，青缎快靴；赤红脸，酒糟鼻子，手内拿着一把酒壶，坐在那里喝酒。旁边地下还坐着有十数个人，都是官兵，在那里与他说话儿，说：

“该睡了，天不早啦。”那个人说：

“我今天一瞧。就知道咱们马大帅用兵如神，你们大家全会不懂的。我好比做一颗明珠土内埋，不知何时显放开？有朝一日时运至，也登国家九龙台。”那几个兵丁只笑，说：

“你别造谣言，听我问你：

你说马大人用兵如神，他买这五百口棺材作什么用啊？”那个坐马扎的说：

“咱们大帅大有武侯之风，要问买这五百口棺材，这乃是一条绝妙的计策。我知道就是不能说，此乃机密大事，恐泄漏于外，那还了得！”众人说：

“你又喝醉了。”马成龙在外面一听，说：

“好哇！马老兄弟，你过去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当什么差事？我回大帐等你。”马梦太进去，说：



“辛苦众位哥们！”那些个兵丁一见梦太过去，全望下拉；那喝酒的坐在那里，佯作不理。梦太说：

“朋友贵姓？”那人说：

“我姓卫，名鹿，我是这左营的百总。你在哪营当差？黑夜来此何干？”梦太也没穿着官衣，素常打扮。梦太说：

“我在中营当差，我当什长，我来这里找人。听见你喝酒，念念叨叨的，我进来瞧瞧。”说罢，道少陪了，回归中军大帐，将此事说与成龙知道。成龙点头说：

“你我咱们四个人，两个人睡，两个人值夜。”说罢，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升坐大帐，聚齐诸战将，正在议论军机大事。

又见流星探马禀报：

“天寿兵败白龙滩。又有急先锋萧可龙由福建鹿耳门带有数万贼人，顺大路杀奔江苏而来。所经州县，势如破竹。西海岸独龙关的总兵为国身死，阵亡文武官四十三员。请主帅定夺。”成龙与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惊慌失色。

成龙说：

“再探！”又见守营门的来报说：

“外面有两个人，一位姓邹的，一位姓李的，前来找张三大人。”成龙一听，心中早已明白，知道是李贵、邹忠不放心张广太，前来打听打听。知道昨天与贼人开了兵啦，二人奉夫人之命，前来探问张广太的下落。成龙传令，叫张广太带二十马队，前去探贼人虚实。张广太说：

“得令！”转身出离大帐。马梦太赶紧跟出去了，见张广太把马队点好，方才要走，梦太过来说：



“山东马这是同你我有交情？还是同你我有仇？派你这一去上白龙滩，一则贼人势大，二来你的兵少，这不是成心害你吗？依我说，我见见他，把令箭追回去，那时间你也就不必去了。”张广太一笑，说：

“好哥哥，你我兄弟身为武职，理应该临难，为国尽忠。大丈夫处事，若遇兵荒马乱之际，将死付于度外，当以马革裹尸！”说罢，转身往外就走。梦太甚是叹息。

马梦太与张广太俱不知马成龙的心事。原来山东马一听外边有人来找张广太，他自己一想，才传这一支令箭，这是：

“又叫别人瞧着军令无亲，连我的朋友，我还派他去探贼哪！这样的险差事，不能派人去。”再者说，军营里要是正行营，不准找人，怕有奸细勾串。他给广太这一支令，叫他带着马队去探贼去，他不去也不妨事，外边有八方的流星探马哨探，这是叫张广太回自己帐中安置，尽朋友之情。

张三大人乃是一位烈性的英雄，他总是想这个：

“我一个人做国家的三品官，理应如是。”不但他不怨成龙，还感他做事周到：

“倘若是派别人去，那时间叫众人瞧着就不好了。”自己到了外边，瞧二位拜兄在那里拉着马站定。广太说：

“二位哥哥，不在衙门中照料，来此何干？”李贵、邹忠一齐说道：

“我二人在衙门里，听见昨天有天地会贼人与官兵打仗，我等甚不放心。里面两位夫人也说，衙门内有姜玉在，料也无妨，他也成啦，叫我二人前来瞧瞧你们怎么样。你



这是有什么差事？”广太说：

“前去探贼去。”李贵说：

“我二人同你一同去。”随即上马，带着官兵，奔正南大路上去。走了有七八里路，只见云生西北，雷声响亮，少时大雨如注。李贵说：

“我先往前边找个避雨的所在吧。”说罢催马，一直催马望正南而去。走了约有数里之遥，只见前面有一座大庄村，烟雨之中细看，是南北的大街，路西有一座大店，店门关着，街上并无一人。

李贵来到门外叫门，里边说：

“是谁呀？”李贵说：

“开开吧，我们来住店来啦。”里边出来了一个小二，把门开开，年约二十多，身穿月白布裤褂，白袜青布鞋，戴着一个草帽儿，黄脸膛，说：

“你是做什么的？”李贵说：

“我们住店。”那小二一瞧，见李贵身上的灰布大褂也湿了，拉着一骑花马，说：

“我们这里人都逃走了，店内就是我看店。你还不快逃命，我们这正南三十多里就是贼营，你还有心住店！”李贵说：

“我们是江苏水师营的，协镇张大人有紧急的差事，你不能不叫我们住。我今天要占你一个公馆。”小二笑了，说：

“你在协台的衙门当什么差事？伺候哪位？”二爷李贵说：

“你瞧着我像个跟人么？我实告诉你说吧，连协台大



人，我说什么，他都听什么，好好的伺候我。”小二说：

“你先别吹着玩，跟我进来，西上房内也干净；把马交给我，拴在马棚之内。”二人进了店，李贵一瞧，西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南房六间，东边马棚，北上房五间，东边大门，里头是厨房、柜房。院中甚宽大。小二把马拴在棚内，到了上房说：

“你这个好大话！今天要是水师营协台大人来到，你敢说他的名字，那时间我请你喝酒。”李贵说：

“我要是不敢叫他，那时间算我吹着玩；我要是叫他的时节，你请我五斤酒吧。”二人正说着，只听外面雨也住了，乱马奔腾。李贵站在西上房台阶上，瞧着是张广太带众人前来。李贵就嚷叫说：

“张广太，我在这里叫你哪！快快的前来吧。”张三大人说：

“我大哥又喝醉了，在那里直嚷我。”带人进去，到店内下马，唬得小二目瞪口呆。

大人进了上房，在北里间屋内落座。二十个兵丁在外间屋内，先叫跑堂的给要酒，问有什么菜蔬。小二说：

“有鸡。”“杀几只，白煮着也好。”小二说：

“我们店中没人，叫一个人帮着我就是。”三大人派了两个兵，去到外边帮着小二作菜。

少时，酒菜已熟，立时广太三人在屋内喝酒，二十个兵丁在外面喝。李贵到外边去出恭，方一到后边，顺墙根蹲下出恭。

雨也不下了，他望天上一看，见墙上露着一个蓝大脑袋，瞪着两只眼望下瞧。吓了李贵一跳，想要起来，地下

